

中国古典文化大成·古典名著卷

中国古代传奇小说选

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



学苑音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古典文化大成·古典名著卷/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. —北京:
学苑音像出版社 2002. 3

ISBN 7 - 88050 - 322 - 6

I. 中... II. 北... III. 文学—中国—资料 IV. I299 - 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87788 号

中国古典文化大成·古典名著卷
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

出 版 :学苑音像出版社

印 刷 :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

开 本 :850mmx1168mm 1/16

印 张 :1800

字 数 :28 000 千字

版 次 :2001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数 :1 - 5 000

书 号 :ISBN 7 - 88050 - 322 - 6

定 价 :960.00 元(全 96 册)

佚名

白猿传

梁大同末，遣平南将军蔺钦南征，至桂林，破李师古、陈彻。别将欧阳纥略地至长乐，悉平诸洞，深入险阻，纥妻纥白，甚美。其部人曰：“将军何为挈丽人经此？地有神，善窃少女，而美者尤所难免，宜谨护之。”纥其疑惧，夜勒兵环其庐，匿妇密室中，谨闭甚固，而以女奴十余伺守之。尔夕，阴风晦黑，至五更，寂然无闻。守者怠而假寐，忽若有物惊寤者，即已失妻矣。关扃如故，莫知所出。出门山峻，咫尺迷闷，不可寻逐。迨明，绝无其迹。纥大愤痛，誓不徒还。因辞疾，驻其军，日往四遐，即深凌险以索之。既逾月，忽于百里之外丛筱上，得其妻绣履一只，虽为雨侵濡，犹可辨识。纥尤凄悼，求之益坚。选壮士三十人，持兵负粮，岩栖野食。又旬余，远所舍约二百里，南望一山，葱秀迥出。至其下，有深溪环之，乃编木以度。绝岩翠竹之间，时见红彩，闻笑语音。扞萝引絙，而陟其上，则嘉树列植，间以名花，其下绿芜，丰软如毯。清迥岑寂，杳然殊境。东向石门，有妇人数十，帔服鲜泽，嬉游歌笑，出入其中，见人皆慢视迟立。至则问曰：“何因来此？”纥具以对。相视叹曰：“贤妻至此月余矣，今病在床，宜遣视之。”入其门，以木为扉，中宽辟若堂者三四壁设床，悉施锦荐。其妻卧石榻上，重茵累席，珍食盈前。纥就视之。回眸一睇，即疾挥手令去。诸妇人曰：“我等与公之妻，比来久者十年。此神物所居，力能杀人，虽百夫操兵，不能制也。幸其未返，宜速避之。但求美酒两斛，食犬十头，麻数十斤，当相与谋杀之。其来必以正午后。慎勿太早，以十日为期。”因促之去。纥亦遽退，遂求醇醪与麻、犬，如期而往。妇人曰：“彼好酒，往往致醉。醉必骋力，俾吾等以彩练缚手足于床、一踊皆断。常纫三幅，则力尽不解。今麻隐帛中束之，度不能矣。遍体皆如铁，唯脐下数寸，常护蔽之，此必不能御兵刃。”指其傍一岩曰：“此其食廩，当隐于是，静而伺之。酒置花下，犬散林中，待吾计成，招之即出。”如其言，屏气以俟。

日晡，有物如匹练，自他山下，透至若飞，径入洞中。少选，有美髯丈夫，长六尺余，白衣曳杖，拥诸妇人而出。见犬惊视，腾身执之，披裂吮咀，食之致饱。妇人竞以玉杯进酒，诸笑甚欢。既饮数斗，则扶之而去，又闻嬉笑之音。良久，妇人出招之，乃持兵而入。见大白猿，缚四足于床头，顾人蹙缩，求脱不得，目光如电。竞兵之，如中铁石。刺其脐下，即饮刃，血射如注。乃大叹咤曰：“此天杀我，岂尔之能。然尔妇已孕，勿杀其子，将逢圣帝，必大其宗。”言绝乃死。搜其藏，宝器丰积，珍羞盈品，罗列案几。凡人世所珍，靡不充备。名香数斛，宝剑一双，妇人三十辈，皆绝色。久者至十年，云色衰必被提去，莫知所置。又捕采唯止其身，更无党类。旦盥洗，著帽，加白袷，被素罗衣，不知寒暑。遍身白毛，长数寸。所居常读木简，字若符篆，了不可识，已则置石磴下。晴昼或舞双剑，环身电飞，光圆若月。其饮食无常，喜啗果栗，尤嗜犬，咀而饮其血。日始逾午，即欻然而逝。半昼往返数千里，及晚必归，此其常也。所须无不立得。夜就诸床鬬戏，一夕皆周，未尝寝寐。言语淹详，华旨会利。然其状，即猥类也。今岁木落之初，忽怆然曰：“吾为山神所诉，将得死罪。亦求护之于众灵，庶几可免。”前月哉生魄，石磴生火，焚其简书，怅然若失曰：“吾已千岁，而无子。今有

子，死期至矣。”因顾诸女，汎澜者久之，且曰：“此山峻绝，未尝有人至。上高而望，绝不见樵者，下多虎狼怪兽。今能至者，非天假之，何耶？”纥即取宝玉珍丽，及诸妇人以归，犹有知其家者。纥妻周岁生一子，厥状肖焉。后纥为陈武帝所诛。素与江总善，爱其子聪悟绝人，常留养之，故免于难。及长，果文学善书，知名于时。

陈玄祐

离魂记

天授三年，清河张镒，因官家于衡州。性简静，寡知友。无子，有女二人。其长早亡；幼女倩娘，端妍绝伦。镒外甥太原王宙，幼聪悟，美容范。镒常器重，每曰：“他时当以倩娘妻之。”后各长成。宙与倩娘常私感想於寤寐，家人莫知其状。后有宾寮之选者求之，镒许焉。女闻而郁抑；宙亦深恚恨。托以当调，请赴京，止之不可，遂厚遣之。宙阴恨悲恻，决别上船。日暮，至山郭数里。夜方半，宙不寐，忽闻岸上有一人，行声甚速，须臾至船。问之，乃倩娘徒行跣足而至。宙惊喜发狂，执手问其从来。泣曰：“君厚意如此，寝食相感。今将夺我此志，又知君深情不易，思将杀身奉报，是以亡命来奔。”宙非意所望，欣跃特甚。遂匿倩娘於船，连夜遁去。

倍道兼行，数月至蜀。凡五年，生两子，与镒绝信。其妻常思父母，涕泣言曰：“吾曩日不能相负，弃大义而来奔君。向今五年，恩慈间阻。覆载之下，胡颜独存也？”宙哀之，曰：“将归，无苦。”遂俱归衡州。

既至，宙独身先镒家，首谢其事。镒曰：“倩娘病在闺中数年，何其诡说也！”宙曰：“见在舟中！”镒大惊，促使人验之。果见倩娘在船中，颜色怡畅，讯使者曰：“大人安否？”家人异之，疾走报镒。室中女闻，喜而起，饰妆更衣，笑而不语，出与相迎，翕然而合为一体，其衣裳皆重。其家以事不正，秘之。惟亲戚间有潜知之者。后四十年间，夫妻皆丧。二男并孝廉擢第，至丞、尉。

玄祐少常闻此说，而多异同，或谓其虚。大历末，遇莱芜县令张仲髦，因备述其本末。镒则仲髦堂叔，而说极备悉，故记之。

沈既济

枕中记

开元十几年来，道者吕翁，经邯鄲道上邸舍中，设榻施席，担囊而坐。俄有邑中少年卢生，衣短裘，乘青驹，将适于田，亦止邸中，与翁接席，言笑殊畅。久之，卢生顾其衣装弊褻，乃叹曰：“大丈夫生世不谐，而困如是乎！”翁曰：“观子肤极腴，体胖无恙，谈谐方适，而叹其困者，何也？”生曰：“吾此苟生耳，何适之为？”翁曰：“此而不适，而何为适？”生曰：“当建功树名，出将入相，列鼎而食，选声而听，使族益茂而家用肥，然后可以言其适。吾志于学而游于艺，自惟当年朱紫可拾，今已过壮室，犹勤田亩，非困而何？”言讫，目昏思寐。是时主人蒸黄粱为饌。翁乃探囊中枕以授之曰：“子枕此，当令子荣适如志。”

其枕瓷而窍其两端。生俯首就之。寐中，见其窍大而明朗可处，举身而入，遂至其家。娶清河崔氏女。女容甚丽而产甚殷。由是衣裘服御，日已华侈。明年，举进士，登甲科，解褐授校书郎。应制举，授渭南县尉，迁监察御史，转起居舍人为制诰，三年即真，出典同州，寻转陕州。生好土功，自陕西开河八十里，以济不通。邦人赖之，立碑颂德。迁汴州岭南道采访使，入京为京兆尹。是时，神武皇帝方事夷狄，吐蕃新诺罗、龙莽布攻陷瓜沙，节度使王君■与之战于河隍，败绩。帝思将帅之任，遂除生御史中丞河西陇右节度使。大破戎虏，七千级，开地九百里，筑三大城以防要害。北边赖之，以石纪功焉。归朝策勋，恩礼极崇。转御史大夫吏部侍郎。物望清重，群情翕习。大为当时宰相所忌，以飞语中之，贬端州刺史。三年征还，除户部尚书。未几，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与萧令嵩、裴侍中光庭同掌大政十年，嘉谋密命，一日三接，献替启沃，号为贤相。同列者害之，遂诬与边将交结，所图不轨，下狱。府吏引徒至其门，追之甚急。生惶骇不测，泣谓其妻子曰：“吾家本山东，良田数顷，足以御寒馁，何苦求禄？而今及此，思复衣短裘，乘青驹，行邯鄲道中，不可得也。”引刀欲自裁，其妻救之，得免。共罪者皆死。生独有中人保护，得减死论，出授驩牧。数岁，帝知其冤，复起为中书令，封赵国公，恩旨殊渥，备极一时。生有五子：儔、倓、俭、位、倚。儔为考功员外，俭为侍御史，位为太常丞。季子倚最贤，年二十四，为右补阙。其姻媾皆天下望族。有孙十余人。凡两窜岭表，再登台铉，出入中外，回翔台阁。三十余年，崇盛赫奕，一时无比。末节颇奢荡，好逸乐，后庭声色皆第一。前后赐良田甲第、佳人名马，不可胜数。后年渐老，屡乞骸骨。不许。及病，中人候望，接踵于路，名医上药毕至焉。将终，上疏曰：“臣本山东书生，以田圃为娱。偶逢圣运，得列官序，过蒙荣奖，特受鸿私，出拥旄钺，入升鼎辅，周旋中外，绵历岁年。有忝恩造，无神圣化，负乘致寇，履薄战兢。日及一日，不知老之将至。今年逾八十，位历三公，钟漏并歇，筋骸俱弊，弥留沈困，殆将溘尽。顾无诚效，上答休明，空负深恩，永辞圣代，无任感恋之至。谨奉表称谢以闻。”诏曰：“卿以俊德，作余元辅，出雄藩垣，入赞缉熙。升平二纪，寔卿是赖。比因疾累，日谓痊除，岂遽沉顿，良深悯默。今遣骠骑大将军高力士就第候省，其勉加针灸，为余自爱。燕冀无妄。期丁有喜。”其夕卒。

卢生欠伸而寤，见方偃于邸中，顾吕翁在旁，主人蒸黄粱尚未熟，触类

如故。蹶然而兴曰：“岂其梦寐耶？”翁笑谓曰：“人世之事，亦犹是矣。”生然之，良久谢曰：“夫宠辱之数，得丧之理，生死之情，尽知之矣。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，敢不受教！”再拜而去。

任氏，女妖也。有韦使君者，名崙，第九，信安王崙之外孙。少落拓，好饮酒。其从父妹婿曰郑六，不记其名。早习武艺，亦好酒色，贫无家，托身于妻族；与崙相得，游处不间。天宝九年夏六月，崙与郑子偕行于长安陌中，将会饮于新昌里。至宣平之南，郑子辞有故，请间去，继至饮所。崙乘白马而东。郑子乘驴而南，入升平之北门。偶值三妇人行于道中，中有白衣者，容色姝丽。郑子见之惊悦，策其驴，忽先之，忽后之，将挑而未敢。白衣时时盼睐，意有所受。郑子戏之曰：“美艳若此，而徒行，何也？”白衣笑曰：“有乘不解相假，不徒行何为？”郑子曰：“劣乘不足以代佳人之步，今辄以相奉。某得步从，足矣。”相视大笑。同行者更相眩诱，稍已狎暱。郑子随之东，至乐游园，已昏黑矣。见一宅，土垣车门，室宇甚严。白衣将入，顾曰：“愿少踟蹰。”而入。女奴从者一人，留于门屏间，问其姓第，郑子既告，亦问之。对曰：“姓任氏，第二十。”少顷，延入。郑子繫驴于门，置帽于鞍。始见妇人年三十余，与之承迎，即任氏姊也。列烛置膳，举酒数觞。任氏更妆而出，酣饮极欢。夜久而寝，其妍姿美质，歌笑态度，举措皆艳，殆非人世所有。将晓，任氏曰：“可去矣。某兄弟名系教坊，职属南隔，晨兴将出，不可淹留。”乃约后期而去。既行，乃里门，门扃未发。门旁有胡人鬻饼之舍，方张灯炽炉。郑子憩其帘下，坐以候鼓，因与主人言。郑子指宿所以问之曰：“自此东转，有门者，谁氏之宅？”主人曰：“此墮墉弃地，无第宅也。”郑子曰：“适过之，易以云无？”与之固争。主人适悟，乃曰：“吁！我知之矣。此中有一狐，多诱男子偶宿，尝三见矣，今子亦遇乎？”郑子赧而隐曰：“无。”质明，复视其所，见土垣车门如故。窥其中，皆蓁荒及废圃耳。既归，见崙。崙责以失期。郑子不泄，以他事对。然想其艳冶，愿复一见之心，尝存之不忘。经十许日，郑子游，入西市衣肆，瞥然见之，曩女奴从。郑子遽呼之。任氏侧身周旋于稠人中以避焉。郑子连呼前迫，方背立，以扇障其后，曰：“公知之，何相近焉？”郑子曰：“虽知之，何患？”对曰：“事可愧耻。难施面目。”郑子曰：“勤想如是，忍相弃乎？”对曰：“安敢弃也，惧公之见恶耳。”郑子发誓，词旨益切。任氏乃回眸去扇，光彩艳丽如初，谓郑子曰：“人间如某之比者非一，公自不识耳，无独怪也。”郑子请之与叙欢。对曰：“凡某之流，为人恶忌者，非他，为其伤人耳。某则不然。若公未见恶，愿终已以奉巾栉。”郑子许与谋栖止。任氏曰：“从此而东，大树出于栋间者，门巷幽静，可税以居。前时自宣平之南，乘白马而东者，非君妻之昆弟乎？其家多什器，可以假用。”是时崙伯叔从役于四方，三院什器，皆贮藏之。郑子如言访其舍，而诣崙假什器。问其所用。郑子曰：“新获一丽人，已税得其舍，假具以备用。”崙笑曰：“观子之貌，必获诡陋。何丽之绝也。”崙乃悉假帷帐榻席之具，使家僮之惠黠首，随以覘之。俄而奔走返命，气吁汗洽。崙迎问之：“有乎？”又问：“容若何？”曰：“奇怪也！天下未尝见之矣。”崙姻族广茂，且夙从逸游，多识美丽。乃问曰：“孰若某美？”僮曰：“非其伦也！”崙遍比其佳者四五人，皆曰：“非其伦。”是时吴王之女有第六者，则崙之内妹，秾艳如神仙，中表素推第一。崙问曰：“孰与吴王家第六女美？”又曰：“非

其伦也。”崙抚手大骇曰：“天下岂有斯人乎？”遽命汲水澡颈，巾首膏唇而往。既至，郑子适出。崙入门，见小僮拥簪方扫，有一女奴在其门，他无所见。征于小僮。小僮笑曰：“无之。”崙周视室内，见红裳出于户下。迫而察焉，见任氏戢身匿于扇间。崙引出就明而观之，殆过于所传矣。崙爱之发狂，乃拥而凌之，不服。崙以力制之，方急，则曰：“服矣。请少回旋。”既从，则捍御如初，如是者数四。崙乃悉力急持之。任氏力竭，汗若濡雨。自度不免，乃纵体不复抗拒，而神色惨变。崙问曰：“何色之不悦？”任氏长叹息曰：“郑六之可哀也！”崙曰：“何谓？”对曰：“郑生有六尺之躯，而不能庇一妇人，岂丈夫哉！且公少豪侈，多获佳丽，遇某之比者众矣。而郑生，穷贱耳。所称惬者，唯某而已。忍以有馀之心，而夺人之不足乎？哀其穷馁，不能自立，衣公之衣，食公之食，故为公所系耳。若糠糗可给，不当至是。”崙豪俊有义烈，闻其言，遽置之，敛衽而谢曰：“不敢。”俄而郑子至，与崙相视怡乐。自是，凡任氏之薪粒牲饩，皆崙给焉。任氏时有经过，出入或车马■步，不常所止。崙日与之游，甚欢。每相狎暱，无所不至，唯不及乱而已。是以崙爱之重之，无所吝惜，一食一饮，未尝忘焉。任氏知其爱己，言以谢曰：“愧公之见爱甚矣。顾以陋质，不足以答厚意。且不能负郑生，故不得遂公欢。某，秦人也，生长秦城；家本伶伦，中表姻族，多为人宠媵，以是长安狭斜，悉与之通。或有姝丽，悦而不得者，为公致之可矣。愿持此以报德。”崙曰：“幸甚！”■中有鬻衣之妇曰张十五娘者，肌体凝结，崙常悦之。因问任氏识之乎。对曰：“是某表姊妹，致之易耳。”旬馀，果致之，数月厌罢。任氏曰：“市人易致，不足以展效。或有幽绝之难谋者，试言之，愿得尽智力焉。”崙曰：“昨者寒食，与二三子游于千福寺。见刁将军緬张乐于殿堂。有善吹笙者，年二八，双鬟垂耳，娇姿艳绝。当识之乎？”任氏曰：“此宠奴也。其母，即妾之内姊也。”求之可也。“崙拜于席下。任氏许之，乃出入刁家。月馀，崙促问其计。任氏愿得双缣以为赂。崙依给焉。后二日，任氏与崙方食，而緬使苍头控青骊以迓任氏。任氏闻召，笑谓馆曰：“谐矣。”初，任氏加宠奴以病，针饵莫减。其母与緬忧之方甚，将征诸巫。任氏密赂巫者，指其所居，使言从就为吉。及视疾，巫曰：“不利在家，宜出居东南某所，以取生气。”緬与其母详其地，则任氏之第在焉。緬遂请居。任氏谬辞以偪狭，勤请而后许。乃辇服玩，并其母偕送于任氏。至，则疾愈，未数日，任氏密引崙以通之，经月乃孕。其母惧，遽归以就緬，由是遂绝。他日，任氏谓郑子曰：“公能致钱五六千乎？将为谋利。”郑子曰：“可。”遂假求于人，获钱六千。任氏曰：“鬻马于市者，马之股有疵，可买入居之。”郑子如市，果见一人牵马求售者，眚在左股。郑子买归。其妻昆弟皆嗤之，曰：“是弃物也。买将何为？”无何，任氏曰：“马可鬻矣，当获三万。”郑子乃卖之。有酬二万，郑子不与。一市尽曰：“彼何苦而贵卖，此何爱而不鬻？”郑子乘之以归；买者随至其门，累增其估，至二万五千也。不与，曰：“非三万不鬻。”其妻昆弟聚而诟之。郑子不获已，遂卖，卒不登三万。既而密伺买者，征其由，乃昭应县之御马疵股者，死三岁矣，斯吏不时除籍。官征其估，计钱六万。设其以半买之，所获尚多矣。若有马以备数，则三年刍粟之估，皆吏得之。且所偿盖寡，是以买耳。任氏又以衣服故弊，乞衣于崙。崙将买全彩与之。任氏不欲，曰：“愿得成制者。”崙召市人张大为买之，使见任氏，问所欲。张大见之，惊谓崙曰：“此必天人贵戚，为郎所窃。且非人间所宜有者，愿速归之，无及于祸。”

其容色之动人也如此。竟买衣之成者而不自纫缝也，不晓其意。后岁余，郑子武调，授槐里府果毅尉，在金城县。时郑子方有妻室，虽昼游于外，而夜寝于内，多恨不得专其夕。将之官，邀与任氏俱去。任氏不欲往，曰：“旬月同行，不足以为欢。请计给粮饩，端居以迟归。”郑子恳请，任氏愈不可。郑子乃求崙资助。崙与更劝勉，且诘其故。任氏良久，曰：“有巫者言某是岁不利西行，故不欲耳。”郑子甚惑也，不思其他，与崙大笑曰：“明智若此，而为妖惑，何哉！”固请之。任氏曰：“倘巫者言可征，徒为公死，何益？”二子曰：“岂有斯理乎？”恳请如初。任氏不得已，遂行。崙以马借之，出祖于临皋，挥袂别去。信宿，至马嵬。任氏乘马居其前，郑子乘驴居其后；女奴别乘，又在其后。是时西门圉人教猎狗于洛川，已旬日矣。适值于道，苍犬腾出于草间。郑子见任氏欻然坠于地，复本形而南驰。苍犬逐之。郑子随走叫呼，不能止。里余，为犬所获。郑子衔涕出囊中钱，赎以瘞之，削木为记。回睹其马，啮草于路隅，衣服悉委于鞍上，履袜犹悬于镫间，若蝉蛻然。唯首饰坠地，馀无所见。女奴亦逝矣。旬馀，郑子还城。崙见之喜，迎问曰：“任子无恙乎？”郑子泫然对曰：“殁矣。”崙闻之亦恻，相持于室，尽哀。徐问疾故。答曰：“为犬所害。”崙曰：“犬虽猛，安能害人？”答曰：“非人。”崙骇曰：“非人，何者？”郑子方述本末。崙惊讶叹息不能已。明日，命驾与郑子俱适马嵬，发瘞视之，长恻而归。追思前事，唯衣不自制，与人颇异焉。其后郑子为总监使，家甚富，有枋马十余匹。年六十五，卒。大历中，沈既济居钟陵，尝与崙游，屡言其事，故最详悉。后崙为殿中侍御史，兼陇州刺史，送殁而不返。嗟乎，异物之情也有人道！遇暴不失节，徇人以至死，虽今妇人，有不如者矣。惜郑生非精人，徒悦其色而不征其情性。向使渊识之士，必能揉变化之理，察神人之际，著文章之美，传要妙之情，不止于赏玩风态而已。惜哉！建中二年，既济自左拾遗于金吴。将军裴冀，京兆少尹孙成，户部郎中崔需，右拾遗陆淳皆适居东南，自秦徂吴，水陆同道。时前拾遗朱放因旅游而随焉。浮颖涉淮，方舟沿流，昼宴夜话，各征其异说。众君子闻任氏之事，共深叹骇，因请既济传之，以志异云。沈既济撰。

许尧佐

柳氏传

天宝中，昌黎韩翃，有诗名。性颇落托，羈滞贫甚。有李生者，与翃友善，家累千金，负气爱才。其幸姬曰柳氏，艳绝一时，喜谈谑，善讴咏。李生居之别第，与翃为宴歌之地。而馆翃于其侧。翃素知名，其所候问，皆当时之彦。柳氏自门窥之，谓其侍者曰：“韩夫子岂长贫贱者乎！”遂属意焉。李生素重翃，无所吝惜。后知其意，乃具膳请翃饮。酒酣，李生曰：“柳夫人容色非常，韩秀才文章特异。欲以柳荐枕于韩君，可乎？”翃惊栗，避席曰：“蒙君之恩，解衣辍食久之，岂宜夺所爱乎？”李坚请之。柳氏知其意诚，乃再拜，引衣接席。李坐翃于客位，引满极欢。李生又以资三十万，佐翃之费。翃仰柳氏之色，柳氏慕翃之才，两情皆获，喜可知也。明年，礼部侍郎杨度擢翃上第，屏居间岁。柳氏谓翃曰：“荣名及亲，昔人所尚。岂宜以濯浣之贱，稽采蓝之美乎？且用器资物，足以待君之来也。”翃于是省家于清池。岁余，乏食，鬻妆具以自给。天宝末，盗覆二京，士女奔骇。柳氏以艳独异，且惧不免，乃剪发毁形，寄迹法灵寺。是时侯希逸自平卢节度淄青，素藉翃名，请为书记。洎宣皇帝以神武返正，翃乃遣使间行求柳氏，以练囊盛麸金，题之曰：“章台柳，章台柳！昔日青青今在否？纵使长条似旧垂，亦应攀折他人手。”柳氏捧金呜咽，一一左右凄惻，一一答之曰：“杨柳枝，芳菲节，所恨年年赠离别。一叶随风忽报秋，纵使君来岂堪折！”

无何，有蕃将沙吒利者，初立功，窃知柳氏之色，劫以归第，宠之专房。及希逸除左仆射，入覲，翃得从行。至京师，已失柳氏所止，叹想不已。偶于龙首冈见苍头以驳牛驾輜辂，从两女奴。翃偶随之。自车中问曰：“得非韩员外乎？某乃柳氏也。”使女奴窃言失身沙吒利，阻同车者，请诘旦幸相待于道政里门。及期而往，以轻素结玉合，实以香膏，自车中授之，曰：“当遂永诀，愿真诚念。”乃回车，以手挥之，轻袖摇摇，香车辚辚，目断意迷，失于惊尘。翃不大胜情。

会淄青诸将合乐酒楼，使人请翃。翃强应之，然意色皆丧，音韵凄咽。有虞侯许俊者，以材力自负，抚剑言曰：“必有故。愿一效用。”翃不得已，具以告之。俊曰：“请足下数字，当立致之。”乃衣缦胡，佩双鞋，从一骑，径造沙吒利之第。候其出行里余，乃被衽执轡，犯关排闥，急趋而呼曰：“将军中恶，使召夫人！”仆侍辟易，无敢仰视。遂升堂，出翃札示柳氏，挟之跨鞍马，逸尘断鞅，倏忽乃至。引裾而前曰：“幸不辱命。”四座惊叹。柳氏与翃执手涕泣，相与罢酒。是时沙吒利恩宠殊等，翃、俊惧祸，乃诣希逸。希逸大惊曰：“吾平生所为事，俊乃能尔乎？”遂献状曰：“检校尚书、金部员外郎兼御史韩翃，久列参佐，累彰勋效，顷从乡赋。有妾柳氏，阻绝凶寇，依止名尼，今文明抚远，遐迩率化。将军沙吒利凶恣挠法，凭恃微功，驱有志之妾，干无为之政，臣部将兼御史中丞许俊，族本幽蓟，雄心勇决，却夺柳氏，归于韩翃。义切中抱，虽昭感激之诚；事不先闻，固乏训齐之令。”寻有诏；柳氏宜还韩翃，沙吒利赐钱二百万。柳氏归翃，翃后累迁至中书舍人。

然即柳氏，志防闲而不克者；许俊，慕感激而不达者也。向使柳氏以色

选，则当熊、辞辇之诚可继；许俊以才举，则曹柯、滹池之功可建。夫事由迹彰，功待事立。惜郁堙不偶，义勇徒激，皆不入于正。斯岂变之正乎？盖所遇然也。

李景亮

李章武传

李章武，字飞卿，其先中山人。生而敏博，遇事便了。工文学，皆得极至。虽弘道自高，恶为洁饰，而容貌闲美，即之温然。与清河崔信友善。信亦雅士，多聚古物。以章武精敏，每访辨论，皆洞达玄微，研究原本，时人比之张华。

贞元三年，崔信任华州别驾，章武自长安诣之。数日，出行，于市北街见一妇人，甚美。因给信云：“须州外与亲故知闻。”遂赁舍于美人之家。主人姓王，此则其子妇也。乃悦而私焉。居月余日，所计用直三万余，子妇所供费倍之。既而两心克谐，情好弥切。无何，章武系事，告归长安，殷勤叙别。章武留交须鸳鸯绮一端，仍赠诗曰：

鸳鸯绮，知结几千丝。

别后寻交颈，应伤未别时。

子妇答白玉指环一，又赠诗曰：

捻指环相思，见环重想忆。

愿君永持玩，循环无终极。

章武有仆杨果者，子妇赏钱一千，以奖其敬事之勤。

既别，积八九年。章武家长安，亦无从与之相闻。至贞元十一年。因友人张元宗寓居下邳县，章武又自京师与元会。忽思曩好，乃回车涉渭而访之。日暝，达华州，将舍于王氏之室。至其门，则阒无行迹，但外有宾榻而已。章武以为下里；或废业即农，暂居郊野；或亲宾邀聚，未始归复。但休止其门，将别适他舍，见东邻之妇，就而访之。乃云：“王氏之长老，皆舍业而出游；其子妇歿已再周矣。”又详与之谈，即云：“某姓杨，第六，为东邻妻。”复访：“郎何姓？”章武具语之。又云：“曩曾有僭姓杨名果乎？”曰：“有之。”因泣告曰：“某为里中妇五年，与王氏相善。尝云：‘我夫室犹如传舍，阅人多矣。其于往来见调者，皆殫财穷产，甘辞厚誓，未尝动心。顷岁有李十八郎，曾舍于我家。我初见之，不觉自失。后送私侍枕席，实蒙欢爱。今与之别累年矣。思慕之心，或竟日不食，终夜无寝。我家人故不可托。复被彼夫东四，不时会遇。脱有至者，愿以物色名氏求之。如不参差，相托祇奉，并语深意。但有仆夫杨果，即是。’不二三年，子妇寝疾。临终，复见托曰：‘我本寒微，曾辱君子厚顾，心常感念。久以成疾，自料不治。曩所奉托，万一至此，愿申九泉衔恨，千古睽离之叹。仍乞留止此，冀神会于仿佛之中。’”章武乃求邻妇为开门，命从者市薪刍食物。方将具綈席，忽有一妇人，持帚，出房扫地。邻妇亦不之识。章武因访所从者，云是舍中人。又逼而诘之，即徐曰：“王家亡妇感郎恩情深，将见会。恐生怪怖，故使相闻。”章武许诺，云：“章武所由来者，正为此也。虽显晦殊途，人皆忌惮，而思念情至，实所不疑。”言毕，执帚人欣然而去，逡巡映门，即不复见。

乃具饮饌，呼祭。自食饮毕，安寝。至二更许，灯在床之东南，忽尔稍暗，如此再三。章武心知有变，因命移烛背墙，置室东南隅。旋闻室北角悉窣有声；如有人形，冉冉而至。五六步，即可辨其状。视衣服，乃主人子妇

也。与昔见不异，但举止浮急，音调轻清耳。章武下床，迎拥携手。款若平生之欢。自云：“在冥录以来，都忘亲戚；但思君子之心，如平昔耳。”章武倍与狎昵，亦无他异。但数请令人视明星，若出，当须还，不可久住。每交欢之暇，即恳托在邻妇杨氏，云：“非此人，谁达幽恨？”至五更，有人告可还。子妇泣下床，与章武连臂出门，仰望天汉，遂呜咽悲怨，却入室，自于裙带上解锦囊，囊中取一物以赠之。其色绀碧，质又坚密，似玉而冷，犹如小叶。章武不之识也。子妇曰：“此所谓‘鞞鞞宝’，出昆仑玄圃中。彼亦不可得。妾近于西岳与玉京夫人戏，见此物在众宝瑯上，爱而访之。夫人遂假以相授云：‘洞天群仙，每得此一宝，皆为光荣。’以郎奉玄道，有精识，故以投献。常愿宝之，此非人间之有。”遂赠诗曰：

河汉已倾斜，神魂欲超越。
愿郎更回抱，终天从此诀！

章武取白玉宝簪一以酬之，并答诗曰：

分从幽显隔，岂谓有佳期。
宁辞重重别，所叹去何之。

因相持泣，良久。子妇又赠诗曰：

昔辞怀后会，今别便终天。
新悲与旧恨，千古闭穷泉。

章武答曰：

后期杳无约，前恨已相寻。
别路无行信，何因得寄心。

款曲叙别讫，遂却赴西北隅。行数步，犹回顾拭泪云：“李郎无舍，念此泉下人。”复哽咽伫立，视天欲明，急趋至角，即不复见。但空室窅然，寒灯半灭而已。

章武乃促装，却自下邳归长安武定堡，下邳郡官与张元宗携酒宴饮，既酣，章武怀念，因即事赋诗曰：

水不西归月暂圆，令人惆怅古城边。
萧条明早分歧路，知更相逢何岁年。

吟毕，与郡官别。独行数里，又自讽诵。忽闻空中有叹赏，音调凄恻。更审听之，乃王氏子妇也。自云：“冥中各有地分。今于此别，无日交会。知郎思眷，故冒阴司之责，远来奉送。千万自爱！”章武愈惑之。及至长安，与道友陇西李助话，亦感其诚而赋曰：

石沉辽海阔，剑别楚天长。
会合知无日，离心满夕阳。

章武既事东平丞相府，因闲，召玉工视所得鞞鞞宝，工不知，不敢雕刻。后奉使大梁，又召玉工，粗能辨，乃因其形，雕作榭叶象。奉使上京，每以此物贮怀中。至市东街，偶见一胡僧，忽近马叩头云：“君有宝玉在怀，乞一见尔。”乃引于静处开视。僧捧玩移时，云：“此天上至物，非人间有也。”章武后往来华州，访遗杨六娘，至今不绝。

李朝威

柳毅传

唐仪凤中，有儒生柳毅者，应举下第，将还湘滨。念乡人有客于泾阳者，遂往告别。至六七里，鸟起马惊，疾逸道左，又六七里，乃止，见有妇人，牧羊于道畔。毅怪视之，乃殊色也。然而蛾脸不舒，巾袖无光，凝听翔立，若有所伺。毅诘之曰：“子何苦而自辱如是？”妇始楚而谢，终泣而对曰：“贱妾不幸，今日见辱问于长者。然而恨贯肌骨，亦何能愧避，幸一闻焉。妾，洞庭龙君小女也。父母配嫁泾川次子，而夫婿乐逸，为婢仆所惑，日以厌薄。既而将诉于舅姑，舅姑爱其子，不能御。迨诉频切，又得罪舅姑。舅姑毁黜以至此。”言讫，欷歔流涕，悲不自胜。又曰：“洞庭于兹，相远不知其几多也？长天茫茫，信耗莫通。心目断尽，无所知哀。闻君将还吴，密通洞庭。或以尺书，寄托侍者，未卜将以为可乎？”毅曰：“吾义夫也。闻子之说，气血俱动，恨无毛羽，不能奋飞。是何可否之谓乎！然而洞庭，深水也。吾行尘间，宁可致意耶？唯恐道途显晦，不相通达，致负诚托，又乖恳愿。子有何术，可道我邪？”女悲泣且谢，曰：“负载珍重，不复言矣。脱获回耗，虽死必谢。君不许，何敢言；既许而问，则洞庭之与京邑，不足为异也。”毅请闻之。女曰：“洞庭之阴，有大橘树焉，乡人谓之‘社橘’。君当解去兹带，束以他物，然后叩树三发，当有应者。因而随之，无有碍矣。幸君子书叙之外，悉以心诚之话倚托，千万无渝！”毅曰：“敬闻命矣。”女遂于襦间解书，再拜以进，东望愁泣，若不自胜。毅深为之戚。乃置书囊中，因复问曰：“吾不知子之牧羊，何所用哉？神祇岂宰杀乎？”女曰：“非羊也，雨工也。”“何为雨工？”曰：“雷霆之类也。”毅顾视之，则皆矫顾怒步，饮龀甚异；而大小毛角，则无别羊焉。毅又曰：“吾为使者，他日归洞庭，幸勿相避。”女曰：“宁止不避，当如亲戚耳。”语竟，引别东去。不数十步，回望女与羊，俱亡所见矣。

其夕，至邑而别其友。月余，到乡。还家，乃访于洞庭。洞庭之阴，果有社橘。遂易带，向树三击而止。俄有武夫出于波间，再拜请曰：“贵客将自何所至也？”毅不告其实，曰：“走谒大王耳。”武夫揭水指路，引毅以进。谓毅曰：“当闭目，数息可达矣。”毅如其言，遂至其宫，始见台阁相向，门户千万，奇草珍木，无所不有。夫乃止毅，停于大室之隅，曰：“客当居此以伺焉。”毅曰：“此何所也？”夫曰：“此灵虚殿也。”谛视之，则人间珍宝，毕尽于此；柱以白璧，砌以青玉。床以珊瑚，帘以水精，雕琉璃于翠楣，饰琥珀于虹栋。奇秀深杳，不可殚言。然而王久不至。毅谓夫曰：“洞庭君安在哉？”曰：“吾君方幸玄珠阁。与太阳道士讲《火经》，少选当毕。”毅曰：“何谓《火经》？”夫曰：“吾君，龙也。龙以水为神，举一滴可包陵谷。道士，乃人也。人以火为神圣，发一灯可燎阿房。然而灵用不同，玄化各异。太阳道士精于人理，吾君邀以听焉。”

言语毕而宫门辟。景从云合，而见一人，披紫衣，执青玉。夫跃曰：“此吾君也！”乃至前以告之。君望毅而问曰：“岂非人间之人乎？”毅对曰：“然。”毅遂设拜，君亦拜，命坐于灵虚之下。谓毅曰：“水府幽深，寡人暗昧，夫子不远千里，将有为乎？”毅曰：“毅，大王之乡人也。长于楚，游学于秦。昨下第，闲驱泾水之滨，见大王爱女牧羊于野，风鬟雨鬓，所不

忍视。毅因诘之。谓毅曰：‘为夫婿所薄，舅姑不念，以至于此。’悲泗淋漓，诚怛人心。遂托书于毅。毅许之，今以至此。”因取书进之。洞庭君览毕，以袖掩面而泣曰：“老父之罪，不能鉴听，坐贻聋瞽，使闺窗孺弱，远罹构害。公，乃陌上人也，而能急之。幸被齿发，何敢负德！”词毕，又哀咤良久。左右皆流涕。时有宦人密侍君者，君以书授之，令达宫中。须臾，宫中皆恸哭。君惊，谓左右曰：“疾告宫中，无使有声，恐钱塘所知。”毅曰：“钱塘，何人也？”曰：“寡人之爱弟，昔为钱塘长，今则致政矣。”毅曰：“何故不使知？”曰：“以其勇过人耳。昔尧遭洪水九年者，乃此子一怒也。近与天将失意，塞其五山。上帝以寡人有薄德于古今，遂宽其同气之罪。然犹縻系于此，故钱塘之人，日日候焉。”

语未毕，而大声忽发，天拆地裂，宫殿摆簸，云烟沸涌。俄有赤龙长千余尺，电目血舌，朱鳞火鬣，项掣金锁，锁牵玉柱，千雷万霆，激绕其身，霰雪雨雹，一时皆下。乃擘青天而飞去。毅恐蹶仆地。君亲起持之曰：“无惧。固无害。”毅良久稍安，乃获自定。因告辞曰：“愿得生归，以避复来。”君曰：“必不如此。其去则然，其来则不然，幸为少尽缱绻。”因命酌互举，以款人事。

俄而祥风庆云，融融怡怡，幢节玲珑，箫韶以随。红妆千万，笑语熙熙，中有一人，自然蛾眉，明珰满身，绡縠参差。迫而视之，乃前寄辞者。然若喜若悲，零泪如丝。须臾，红烟蔽其左，紫气舒其右，香气环旋，入于宫中。君笑谓毅曰：“泾水之囚人至矣。”君乃辞归宫中。须臾，又闻怨苦，久而不已。有顷，君复出，与毅饮食。又有一人，披紫裳，执青玉，貌耸神溢，立于君左。君谓毅曰：“此钱塘也。”毅起，趋拜之。钱塘亦尽礼相接，谓毅曰：“女倭不幸，为顽童所辱。赖明君子信义昭彰，致达远冤；不然者，是为泾陵之土矣。飡德怀恩，词不悉心。”毅■退辞谢，俯仰唯唯。然后回告兄曰：“向者辰发灵虚，已至泾阳，午战于彼，未还于此。中间驰至九天，以告上帝。帝知其冤，而宥其失，前所谴责，因而获免。然而刚肠激发，不遑辞候，惊扰宫中，复忤宾客。愧惕惭惧，不知所失。”因退而再拜。君曰：“所杀几何？”曰：“六十万。”“伤稼乎？”曰：“八百里。”“无情郎安在？”曰：“食之矣。”君怆然曰：“顽童之为是心也，诚不可忍。然汝亦太草草。赖上帝显圣，谅其至冤。不然者，吾何辞焉。从此已去，勿复如是。”钱塘复再拜。

是夕，遂宿毅于凝光殿。明日，又宴毅于凝碧宫。会友戚，张广乐，具以醪醑，罗以甘洁。初，笳角鼙鼓，旌旗剑戟，舞万夫于其右。中有一夫前曰：“此《钱塘破阵乐》，旌■杰气，顾骤悍栗，坐客视之，毛发皆竖。复有金石丝竹，罗绮珠翠，舞千女于其左。中有一女前进曰：“此《贵主还宫乐》。”清音宛转，如诉如慕，坐客听之，不觉泪下。二舞既毕，龙君大悦，锡以纨绮，颁于舞人。然后密席贯坐，纵酒极娱。酒酣，洞庭君乃击席而歌曰：

大天苍苍兮，大地茫茫。
人各有志兮，何可思量。
狐神鼠圣兮，薄社依墙。
雷霆一发兮，其孰敢当！

荷贞人兮信义长，令骨肉兮还故乡。

齐言惭愧兮何时忘！

洞庭君歌罢，钱塘君再拜而歌曰：

上天配合兮，生死有途。

此不当妇兮彼不当夫。

腹心辛苦兮，泾水之隅。

风霜满鬓兮，雨雪罗襦。

赖明公兮引素书，令骨肉兮家如初。

永言珍重兮无时无。

钱塘君歌阕，洞庭君俱起，奉觞于毅。毅踟躇而受爵，饮讫，复以二觞奉二君。乃歌曰：

碧云悠悠兮，泾水东流。

伤美人兮，雨泣花愁。

尺书远达兮，以解君忧。

哀冤果雪兮，还外其休。

荷和雅兮感甘羞。山家寂寞兮难久留。

欲将辞去兮悲绸缪。

歌罢，皆呼万岁。洞庭君因出碧玉箱，贮以开水犀；钱塘君复出红珀盘，贮以照夜玕：皆起进毅。毅辞谢而受。然后宫中之人，咸以綃彩珠璧，投于毅侧，重叠焕赫，须臾埋没前后。毅笑语四顾，愧揖不暇。洎酒阑欢极，毅辞起，复宿于凝光殿。翌日，又宴毅于清光阁。钱塘因酒作色，踞谓毅曰：“不闻猛石可裂不可卷，义士可杀不可羞耶？愚有衷曲，欲一陈于公。如可，则俱在云霄；如不可，则皆夷粪壤。足下以为何如哉？”毅曰：“请闻之。”钱塘曰：“泾阳之妻，则洞庭君之爱女也。淑性茂质，为九姻所重。不幸见辱于匪人。今则绝矣。将欲求托高义，世为亲戚。使受恩者知其所归，怀爱者知其所付，岂不为君子始终之道者？”毅肃然而作，欷然而笑曰：“城不知钱塘君孱困如是！毅始闻跨九州，怀五岳，泄其愤怒；复见断金锁，掣玉柱，赴其急难：毅以为刚决明直，无如君者。盖犯之者不避其死，感之者不爱其生，此真丈夫之志。奈何萧管方洽，亲宾正和，不顾其道，以威加人？岂仆之素望哉！若遇公于洪波之中，玄山之间，鼓以鳞须，被以云雨，将迫毅以死，毅则以禽兽视之，亦何恨哉！今体被衣冠，坐谈礼义，尽五常之志性，负百行之微旨，虽人世贤杰，有不如者，况江河灵类乎？而欲以蠢然之躯，悍然之性，乘酒假气，将迫于人，岂近直哉！且毅之质，不足以藏王一甲之间，然而敢以不伏之心，胜王不道之气。惟王筹之！”钱塘乃逡巡致射曰：“寡人生长宫房，不闻正论。向者词述狂妄，唐突高明。退自循顾，戾不容责。幸君子不为此乖间可也。”其夕，复欢宴，其乐如旧。毅与钱塘，遂为知心友。

明日，毅辞归。洞庭君夫人别宴毅于潜景殿。男女仆妾等，悉出预会。夫人泣谓毅曰：“骨肉受君子深恩，恨不得展愧戴，遂至睽别。”使前泾阳女当席拜毅以致谢。夫人又曰：“此别岂有复相遇之日乎？”毅其始虽不诺钱塘之请，然当此席，殊有叹恨之色。宴罢，辞别，满宫凄然。赠遗珍宝，怪不可述。毅于是复循途出江岸，见从者十余人，担囊以随，至其家而辞去。